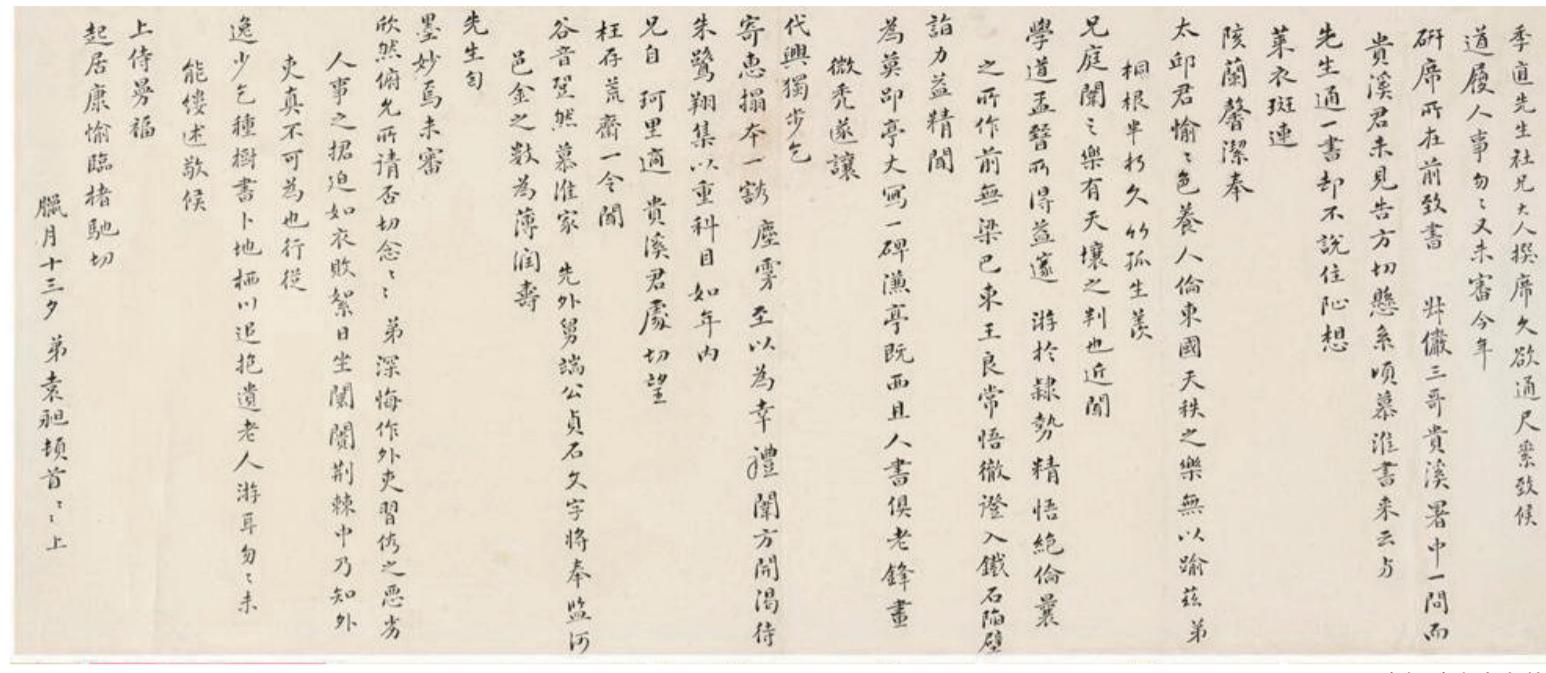


# 袁昶致张謇信札边角谈

□赵鹏



季直先生社兄大人撰席久欲通尺素致候  
道履人事勿：又未寄今年  
研席所在前致書并懶三哥貴溪署中一問而  
貴溪君未見告方切懸系頃慕淮書來云方  
先生通一書却不说住址想  
菜衣斑連

陔蘭馨潔奉

太邱君渝：色養人倫東國天秩之樂無以渝茲第  
桐根半朽久以孤生羨

兄庭闈之樂有天壤之判也近聞

學道益營所得益遂游於隸勢精悟絕倫曩  
之所作前無染已來王良常悟徹鑿入鐵石隨

詣力益精聞  
為莫即亭大寫一碑漁亭既而且人書俱老鋒盡

兄自河里適貴溪君處切望

朱鷺翔集以重科目如年内  
枉存荒齋一令聞

谷音望然慕淮家先外舅端公貞石久字將奉監河  
色金之數為薄潤壽

先生司  
墨妙寫未審

欣然偏允所請否初念：弟深悔作外史習偽之惡劣

人事之招迫如衣敗絮日生闊闊荆棘中乃知外  
吏真不可為也行役

逸少乞種樹書卜地極以追抱遺老人游耳勿：未  
能樓述啟候

上侍勞福  
起居康愉臨楮馳切

腊月十三夕弟袁昶頓首：上

## 传家宝

获见一通袁爽秋(昶)致张謇的信札,见猎心喜,积习难除,赶紧把全文录于下:

季直先生社兄大人撰席:久欲通尺素致候道履,人事勿:又未寄今年研席所在。前致书叔俨三哥贵溪署中一问,而贵溪君未见告,方切悬系。顷慕淮书来,云与先生通一书,却不说住址。想菜衣斑连,陔兰馨洁,奉太邱君渝色养,人伦东国,天秩之乐,无以逾此。弟桐根半朽,久竹孤生,羨兄庭闈之乐,有天壤之判也。近闻学道益晋,所得益遂,游于隶势,精悟绝伦。曩之所作,前无染已,来王良常悟彻鑿入铁石随

光绪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台,故知信必作于此后。而信中又有“礼闱方开”语,希望张謇应考,则指的是光绪二十年为慈禧六十寿而增开恩科试之事,所以信又必作于赴试以前。此间有两个腊月十三日,能确认为后一个,也即光绪十九年之腊月者,是信中还提及“闻为莫即亭丈写一碑”,并向张謇索要拓本。所云“为莫即亭丈写一碑”,因袁爽秋是听闻,说得并不准确,其实写的是莫即亭(友芝)的九弟莫善徵(祥芝)墓碑,其全称为《诰授通议大夫三品衔江苏候补知府太仓直隶州知州莫君墓志铭》,乃遵义黎庶昌撰文,张謇书并篆盖的。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六日《张謇日记》云:“得莫楚生讯,以黎纯斋作《太仓使君墓志》属书,送《古逸丛书》。”记的就是此事,不过记的时候还只是受请,等到此事,不过记的时候还只是受请,等到

写成并刻之上石,还需要一段时间,绝不可能隔不数日袁爽秋就得知,并来信索要拓本的。由此也可以证明,此信必作于后一年即光绪十九年的腊月十三日。

光绪十八年春闱,袁爽秋是同考官,试毕还与张謇在京城有来往。只是此后就断了音讯,光绪二十年二月,张謇动身进京赴考,抵达上海后曾有信致袁爽秋和郑孝胥,这应是接到袁氏此信后的回应了。

至于袁信中提到的“慕淮”,乃是张謇老师薛时雨(慰农)的儿子。袁爽秋与薛氏有姻连,袁的丈人(外舅)薛春黎,就是薛时雨的仲兄。信中说请张謇“慕淮家先外舅端公贞石文字”,就是为薛春黎撰碑传文也。只是如今《张謇全集》里不见这篇文字,不知何处可以找来一读。



## 史海回眸

### 近百年来南通地区高温概况

□程太和

我国气象上,气温在35℃以上时,称为高温天气,如果连续几天最高气温都超过35℃时,即可称作高温热浪天气。

根据《南通市志》《如皋县志》《海安县志》《掘港镇志》等地方文史资料记载,近百年来南通地区通常每七八年或十来年就有一次高温热浪天气。

民国3年(1914年)夏秋,亢旱,高温,田禾枯萎。

民国13年(1924年)夏旱,高温,全年降水量630.7毫米。

民国18年(1929年)夏,高温,全年降水量668.8毫米。

民国23年(1934年),大旱,夏酷热,35℃以上高温日数达42天,40℃以上高温天气4天,7月12日极端最高气温42.2℃。城区居民半夜排队取井水。农村不少河床干涸见底,田禾失收。1934年,与南通一江之隔的上海,由于大都市的“热岛”效应,更是热浪滚滚,据上海《申报》及《字林西报》(英文报纸)等纸媒报道,上海有精确的气温记录,是1872年开始的,一百多年时间里,超过35℃的盛夏天数不胜数,历史上最热的一年,要数1934年。当年从6月1日入夏到9月中旬为止,7月和8月的平均温度分别为36.1℃和35.7℃,高于35℃的高温天多达55天,高于37℃的,也有34天。

民国31年(1942年)夏秋,干旱,高温,农民推车从河底行走,水田裂缝,庄稼失收。

1952年,从6月初至8月初,连续60多天久旱不雨,高温,河沟干涸。当年,海安县受旱面积76万多亩,秧苗枯死18.3万亩。

1959年夏秋,久旱不雨,连续高温,河床见底。如皋县农业减产3~5成的25.05万亩,减产5成以上的19.68万亩。总计44.73万亩,占耕地面积的32.37%。灾民32.89万人。海安县河南、河东地区4223条支河、沟、塘干涸,有66万多亩旱田作物受旱,夏玉米卷叶,棉花垂萎,万余亩水田缺水龟裂,水稻枯死。

1966年夏,酷热,大旱。海安县7月1日至8月10日,全县40多天基本无雨,由于高温炎热,加之蒸发量大,河东、河南地区旱作物40厘米深土层的土壤含水率一般在10%以下,严重的仅有3%~4%。全县有46万亩农田受旱,抗旱又无水源,有的地方吃水都发生困难。如皋县7~9月旱象严重,总雨量仅157.7毫米,仅为常年同期雨量的53%。

1971年,旱,夏酷热,南通全年降水量688.2毫米。

1978年,大旱,夏酷热,南通全年降水量641.3毫米。海安县7月中旬至8月中旬,连续两个月未下透雨,形成春旱接夏旱,伏旱连秋旱的特大干旱。部分地区群众生活用水亦发生困难,河东北凌地区由于干旱造成咸水危害,面积达20多万亩,由于严重高温干旱,加之虫害影响,全县玉米、棉花及水稻普遍受旱,其中20万亩稻田严重脱水,30多万亩玉米严重减产,近32万亩棉田受旱,其中7万亩严重干旱造成萎焉早衰,7万亩晚秋作物严重减产。对1978年的酷热大旱,笔者很有印象,当年我在海安李堡区丁所中学上学,7月中旬期末考试,考试前两天自由复习,大家在教室里感到十分闷热,有的就跑到丁所木头大桥下念书,边念书边享受河风带来的凉风,还有的跑到丁所轮船站复习,因轮船站候船室的窗户较大,且有两个大门,一个面朝河边,一个面朝公路,在轮船站的候船室复习,可享受穿堂风带来的凉快。

1983年夏,酷热。

1987年夏秋,酷热。进入新世纪,海安县(市)最长连续高温日数15天,出现在2013年和2017年。年最多高温日数39天,出现在2013年;极端最高气温39.9℃,出现在2017年。如皋、如东连续高温情况整体上与海安差不多。

从近百年南通地区高温概况可看出,连续高温天气对水电供应、交通运输、农业生产、食品安全、户外作业、环境质量、传染病防治等方面都有不利影响。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,做好高温天气的防暑降温工作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# 沙元炳创办电灯公司:惠及李昌钰家族

□彭伟

## 历史人物

炳所托,带头扩股,又有沙元炳幕后运作,道少吾、陈幼海、董授周等如皋富商,纷纷解囊,集资10万元,帮助电灯公司渡过难关。1927年初,沙元炳逝世,李锡纯、沙元榘、陈启丰、沙做周(沙第周)、白湘岑等亲承沙氏的企业家精神,苦心经营电灯公司,确保如皋的光明。

沙元炳创办电灯公司,即电厂,对于如皋的近代化进程及改善商业投资环境,大有裨益。如皋城大大小小的商行,都需要用电。笔者存有多张照如电灯公司存根收据。由此可见,如皋商会、公立医院、老松林、鸿雪轩照相馆、农业银行等,均需依赖如电灯公司发电。其中,笔者还发现两张用户一栏写有“懋记”的收据,说明:沙元炳创办电灯公司,惠及李昌钰家族。

我登门拜访周思璋老人。他是商界老人,如今寿登耄耋,记忆尚佳。看见“懋记”二字,他说是如皋的大商号,店主为李浩民。我心中一喜,李浩民不正是刑侦大家李昌钰博士的父亲吗!周老向我简述了李家在如皋的发迹史,结合笔者所见书籍记载,兹将相关史料整理如下。李家祖上是如皋李堡人。清末,在沙元炳等人的努力下,如皋商业繁荣。李耀庭(李昌钰的爷爷)从李堡来如谋生,起初是学徒,后来在于可大崭露头角。

查阅《如城镇商业志》:于可大,清代开业,店面设西门外大街,油坊在东门外。自购黄豆、花生等榨油,并代客加工,主营批发。清末,店主五房分家,各自经营。油坊改名“于可大辅记”,是为“东号”。民国

初年停止加工,仅营油、饼进销,店主于泽明。西号店面5间,西柜专售油饼,东柜则为棉布。分家后仍名“于可大”,于西苏家桥北另设油坊。民国初年,油饼柜管事李耀庭、陈厚田。1945年闲歇。

于可大很是富有,于家与周鼎(正一品建威将军)家族通婚,周家后人周善赠我一册于千旧藏《浦东中学第十一届毕业纪念册》。于千是西门于家的公子,字孟陶,英文名:Robbert Yu(罗伯特·于),1922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。浦东中学为名校,时有“北南开,南浦东”之称,蒋经国、蒋纬国等人也是此校校友。当时能在浦东中学学习,足见于家很是富裕。于千同届还有一位同学,即是于千的同乡,更是李家人的同乡。此君名为唐球,字荫寰,英文名:Alfred C.Tang(阿尔佛雷德·C·唐),通讯地址为“如皋李堡市”。通过唐球家族的后人,笔者了解到,唐家在李堡是大家族,俗称老五房唐家。唐球的父亲是家中老三,娶了同乡蔡姓女子,生下老大唐球。唐家和如皋城的大富之家祝氏关系密切,有过联姻。如皋祝家曾前往李堡,躲避兵燹,就寓居唐家。抗战胜利后,除去李家,唐球算是如皋商业繁荣。李耀庭(李昌钰的爷爷)从李堡来如谋生,起初是学徒,后来在于可大崭露头角。

说回于家与李家,于可大对抗战胜利那年停业。但这不影响李家在如皋的发展。一则李耀庭出任于可大油饼柜管事时,恰逢于可大的经营鼎盛期,因此学到

许多从商经验;二则,李耀庭于民国初期,脱离于家,在如皋皂角树巷口开设李耀记,经营饼粮,1930年改营五洋。李浩民克绍箕裘,也在如皋从商为生,大获成功。据《如城镇商业志》记载,李浩民创办李懋记,1930年开设于西门外大街汤家巷口。经销德士古煤油及香烟、火柴、肥皂等,以批发为主。后迁百岁巷刘宅,煤油露天囤积于西门外北河边。1936年,囤积煤油被焚烧。如城沦陷,迁入西场。回城后,设于北大街。

笔者所存“懋记”的电费收据,即佐证了1947年此店仍在如皋正常营业(此时李家已经迁往上海,主要生意也在上海)。其中一份耀如电灯公司民国36年(1947)4月份下半月收费存根,编号为00470号,正文显示:懋记于年缴纳4月下半月电费为27600元,用电度数6度,上次抄录为403度,此次抄录为409度,收据右侧上部钤有电灯公司钤印,仅见“皋”“记”等字。纵看同一时间如皋各家商号的用电量,多在2度至4度之间,即使是如皋县党部同一时间用电量才4度,而懋记的用电量高达6度,说明当时位于如皋北门的李懋记,生意规模较大,经营很好。当然,如果没有电厂的存在,像李懋记这样的商行,也不会在如经营了。

如今远在美国康州的李昌钰博士,已经寿登耄耋。他见到电厂收据,思乡情切,又有感沙元炳先生的救国梦想及敢于创新、乐于艰辛的企业家精神,欣然挥笔,题字纪念:翰林逐梦雉水情——纪念如皋先贤沙元炳。

如今远在美国康州的李昌钰博士,已经寿登耄耋。他见到电厂收据,思乡情切,又有感沙元炳先生的救国梦想及敢于创新、乐于艰辛的企业家精神,欣然挥笔,题字纪念:翰林逐梦雉水情——纪念如皋先贤沙元炳。

# 旧时南通的青红帮

□王士明

## 江海风物

红帮,是一种帮会组织,又名元家或元门,南通有人参加,开始于清咸丰年间,最初加入的多为绿营的武弁兵勇及流氓无产者。光绪初年,南通有了红帮的组织,但人数不多,除了武弁兵勇外,州署的捕快为了缉捕盗匪而联系,也加入红帮。红帮组织极为秘密,从不向外帮人谈及。红帮中红旗老五最大,执行帮规,掌生杀大权。红帮帮规很严,有三刀六眼之说(指犯了帮规,就应自己用刀在大腿上连截三刀,进口出口共有六眼)。加入红帮者多好勇斗狠,身怀利刃,一言不合就拔刀相见。后来有了手

枪,多改藏手枪,射击技术纯熟,平时练习,以燃着的线香乱插地上,对准香头瞄准,可以把香头打熄。因此一般人听了红帮二字,往往谈虎色变,不寒而栗。

1900年后,何德辉任狼山镇守备时,因为他是红帮中的前辈,武营中参加红帮的人更多,帮中人在城内往来不绝,辨穗上都有暗记。南通红帮中最有名且为人习知者是颜松亭,曾在缉私营当兵,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在通开设韶春茶园戏馆。南通光复后,去扬州在徐宝山(红帮帮主)部下当营长,后加入北伐军,曾到过南通。辛亥革命后红帮在南通乡区还有些残余势力,城乡一带则已销声匿迹了。

同为帮会组织的青帮,则没有红帮那么秘密。青帮又称安清帮,据说

患难相助的。穷困潦倒的徒众只是受大头目驱使利用而已。

过去南通参加青帮的人很少,到了张仁奎(字镜湖,青帮大字辈,又是红帮)1916年来通任通海镇守使,当时已归山门,不收徒弟)来南通后,青帮势力才发展起来。张的徒弟和部下都收徒弟,青帮遂在南通风行起来。到了1931年,出现了党政和青帮合流的局面,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首倡于前,上行下效,遂成风气。加入青帮者包括国民党、特务、军、警、宪、政、地主、富农、僧、道,还有妓女、龟鸨及其他阶层人员。一时间开香堂、收徒弟、叙字辈、讲交情风行于世,应酬帖子四处乱飞,以公开谈论为荣耀,虽在公共场所亦无所忌。到了此时已无秘密可言。日寇侵占南通后,加入青帮者更为广泛,虽贩夫走卒之流亦有不少人加入。